

《傅青主女科》血崩证治及其方药运用初探

南通市中医院 姚 寓 晨

《傅青主女科》一书，理法严谨，方药简效，辨证施治不落古人窠臼，制方用药独创而见新义，其学术思想另树一帜，对女科发展影响颇深。笔者仅就其血崩证治试作初步探讨，冀其对系统研究傅氏学术思想与制方特点有所裨益。

一、学术见地

妇人血崩，在病因学上最早见于《素问·阴阳别论》，其曰：“阴虚阳搏谓之崩”。嗣后宋·陈自明在《妇人大全良方》中云：“妇人月水不断，淋漓腹痛……或因经行而合阴阳，以致外邪客于胞内，滞于血海故也”。又云：“劳伤冲任，不能约束而为崩也”。宋·严用和在《济生方》中云：“若调理失宜，喜怒失常，疲劳过度，大伤于肝，可以崩中漏下”。元·朱丹溪在《丹溪心法》中云：“崩下由脏腑损伤，冲任二脉气血俱虚故也”。在治疗学上，宋·陈自明在《暴崩下血不止方论》中云：“大法当调补脾胃为主”，明·张景岳更明确指出：“凡见血脱等证，必当用甘药先补脾胃，以益生发之气，盖甘能生血，甘能养营，但使脾胃气强，则阳生阴长，而血自归经矣”。《女科经纶》亦引赵养葵云：“血崩之候，当分阴阳而治，气血人生之阴阳也”。傅氏受先贤血崩病因证治的学术思想影响较深，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。其治疗血崩对房事不节致病因素极为重视，并强调调节欲系预防血崩之重要环节。查傅氏在九节血崩证中有五节系因房室不节所引起，其中房事不慎在行经时两例，孕时、产后及老年各一例。并指出经行时如房劳不节可致肝脾损伤，“血海泛溢，有不能止遏之势，肝欲藏之而不能，脾

欲摄之而不得，故经水随交感而至，若有声应之捷，是惟火之为病也”。在辨证上，重在以阴阳为纲；在治法上着眼于培补气血，调理脾胃以扶正为主，并主张“精气同补，阴阳并顾”；在预防上重视节制房事，“宜寡欲”。强调老年防治血崩“必须断欲始除根，若再犯色欲，未有不重病者也”。其所创之方剂如固气汤方中云：“已去之血，可以速生，将脱之血，可以尽摄。……其最妙者，不去止血，而止血之味，含于补气之中也”。在固本止崩汤方中又云：“妙在全不去止血而惟补血，又不止补血而更补气，非惟补气而更补火。”又如另创之救败求生汤系治产后血崩而致昏晕者，方用人参、附子补气以回阳，熟地、萸肉养血以益阴。并云此方“阳回而气回，可自摄血以归神，生精而续命矣”。傅氏除制汤剂外，又创清海丸治血海太热，肝木不平之血崩，方中不用苦寒直折其火，而用甘寒柔润之品，养益肝肾以清冲任之热，辅以白术健脾以助摄血之功。正如傅氏所云：“肝健则能摄血，肝平则能藏血”。本方“补阴而无浮动之虑，缩血而无寒凉之苦”。可见清海丸既体现了丸剂缓调的特点，更反映出傅氏血崩证治的关键重在固本。其治疗九例血崩中即有六例属于虚崩证治，着重补气健肝以统血，养阴益肾以填精，并告诫后学：“止崩之药，不可独用，必须于补阴之中行止崩之法”。其治法以益气而不忘护阴可知。此皆为傅氏学术思想和治法特点，堪为后人所效法。

二、气血机理

气之与血，互相依存，互相影响，不可分

离。血崩虽属血病，与气有密切关系，诊察本病，应注意辨别是血病及气，或为气病及血。

1. 血病及气

血病及气者，应审虚实。虚证者，暴崩血竭或漏下迁延以致阴血流失，气无血附，因之而虚，此乃血崩阴损及阳的机转之一。若营血虚甚以致阴不维阳，血虚阳浮则临床更须审察明辨，此证除见阴血虚亏外，尚有倦怠懒言、动则发热，甚则肌热面赤，烦渴欲饮等症状，治当急以扶阳存阴，补气生血，使阳生阴长，气固血充则血崩自止。傅氏宗东垣治意设加減当归补血汤以治老年血崩，方仅黄芪、当归、三七根末、桑叶四味，此法寓补于清，寓通于涩，重在固气以摄血，培本以澄源。善后更用白术、山药、熟地、北五味以益气填精，先后天并调，实为治血病及气而致虚崩之有效良方。实证者，以闪挫血崩为例，证见少腹按之疼痛，久之面色萎黄，形容枯槁，乃瘀血不去，气无以化，血无以生，此乃血病及气，血瘀气滞的机转之一。傅氏设逐瘀止血汤以酒炒生地、大黄、赤芍、归尾、丹皮、桃仁、枳壳、醋炙龟板等味组成，并云：“此方之妙，妙于活血之中，佐以下滞之品，故逐瘀如扫，而止血如神”。此症系外伤引起瘀阻，瘀血阻滞经脉，血不循经为患。若徒用补气收涩之品，则瘀血内攻，瘀无休止，故用活血下滞以去瘀，此乃澄源之法。正如《素问·针解篇》云：“菀陈则除之者，出恶血也”。此症因血瘀而致气滞，且正气内存未有损伤，故傅氏云：“盖本实不拔，去其标病可耳，故曰急则治其标”。临证若见腹痛拒按，血崩经漏而属实证者，投之合拍，急澄其源，则血崩自平。若虚实夹杂当标本同治，益气以祛瘀，瘀去而不伤正，且气足更能有助化瘀之力。傅氏之加参生化汤，法取扶正化瘀，攻补兼施，此可谓例证。

2. 气病及血

气病及血者，有气郁而病，血不能独行；气虚而病，血失于统摄两类。前者每见情志抑郁，口干舌渴，呕吐吞酸，血崩色红有块；后者每见面色㿔白，胸闷气短，头昏肢乏，暴崩

下血或淋漓不断，血色淡而质稀。

傅氏对郁结而血崩者，设平肝开郁止血汤，该方以白芍、白术、当归、丹皮、三七根、生地、黑荆芥、柴胡、甘草等味组成，并指出“肝之性急，气结则其急更甚，更急则血不能藏，故崩不免也。治法宜以开郁为主，若徒开其郁，而不知平肝，则肝气大开，肝火更炽，而血亦不能止矣”。此方既掌握肝气性喜条达的生理特点，又重视肝气易化火动血的病理变化。且肝主藏血，以血为本，冲为血海，隶属于肝。傅氏紧扣病机，抓住特点，急则治肝以澄其源，并于平肝之中参以疏郁之品，补血之中以行止崩之功。

对气不摄血而血崩者，一般系指脾气虚亏，中气下陷而言，傅氏设固本止崩汤以熟地、白术、黄芪、人参、当归、黑姜等味组成，以治血崩昏暗为主，其病因为气不摄血，其病理转归则常为血去阴伤。此证若徒然止血，仅能收一时之功，若一味苦温，则易助火动血，故治宜“补阴之中以行止崩之法”。此与《济生方》归脾汤相比，两者虽皆有当归补血汤合四君子汤意，惟归脾汤健脾益气且加用枣仁、龙眼肉、远志等品，意在补气生血，使气旺血充以治心脾两虚不能统血之证，而固本止崩汤妙在加用熟地以养血补阴，黑姜以温中止血，傅氏且云：“黑姜引血归经是补中又有收敛之妙”，“但不补阴之药，则虚火易于冲击，恐随止随发”。临证若辨析确当，用之自能得心应手。对气病及血而中气下陷者，证见少腹坠胀，下血如崩或淋漓难净，此乃血随气陷而下，当仿东垣补中益气汤之意，重用参芪酌加升、柴，临证时须掌握病情，灵活运用。

三、用药特点

傅氏在用药上注重气血相伍，精气同补，在所创之固气汤、固本止崩汤、引精止血汤、救败求生汤、升举大补汤中皆以人参、熟地同用，是其继承张景岳的学术思想在血崩辨治上的反映。盖景岳云：“人之所以有生者，气与血耳。气主阳而动，血主阴而静……故凡诸经之

阳气虚者，非人参不可；诸经之阴血虚者，非熟地不可。人参有健运之功，熟地稟静顺之德，此熟地之与人参，一阴一阳，相为表里，一形一气，互主生成，性味中正，无逾于此。”傅氏对于气血亏虚，或阴血不足，精不化气之血崩证，皆予补气养血并施。同时，傅氏善用山萸肉、五味子是与傅氏辨治血崩以固本为主分不开的。《本草备要》谓：“萸肉能补肝肾，濡精气”。《别录》谓能“强阴益精，安五脏”，其得木气最厚，收涩之中兼具条畅之性，补益奇经而有止血之功。五味子《本经》谓能“补不足，强阴”。其酸咸之力，既能固摄下焦，又能益气滋肾，两者味酸而收敛，性温而不燥，能补兼涩是其共同点，然前者偏于补益，后者长于固精，又为同中有异，故为傅氏虚崩证治所喜用。

傅氏对行经时房室不节而致血崩者，若虚火不甚创引精止血汤，重在补气益精，少佐泄热，用参、术补脾气，地、萸养肝肾，佐以黄柏主女子漏下赤白，引“凤精出于血管之外”，芥穗治下血崩中，引“败血出于血管之内”，更加茯苓、车前利水泄热于下，补中有泻，寓泻于补，此乃通补开合之剂，精气两益之方。若虚火鼓动者，立清海丸养阴填精而降虚火，仿六味地黄丸意滋补肝肾，更佐白芍、麦冬、沙参、玄参壮水熄火使阴血复而血海清。对于孕时及产后房室不节而致血崩者，均治以补气为主，惟前者兼顾阴血，后者少佐护阳。至于在

经期、孕时及产后房劳致崩证中均选用熟地、萸肉，盖《本草纲目》谓熟地能“填骨髓，长肌肉，生精血，补五脏内伤不足”，伍以萸肉，相辅相成，可见傅氏治疗房劳致崩重在填精益髓以固冲任之一斑。

此外，傅氏治疗血崩擅用桑叶，认为“加入桑叶者，所以滋肾之阴，又有收敛之妙耳”。《本草从新》谓：“桑叶能凉血，止盗汗”，其止血是否与其苦寒入肝经能凉血而和血脉有关，尚待进一步探讨。

从傅氏用药特点看，治崩常以参、术以补气，地、萸以填精，创“精气同补”之范例；调肝选用柴胡、白芍；凉血选用生地、丹皮；止血一般分寒热虚实：血寒选用黑姜、白芷；血热选用桑叶、乌梅；血虚选用龙骨、炒荆芥；血瘀选用蒲黄、三七根而获止崩之效。

古人治疗血崩有塞流、澄源、复旧三法，《济阴纲目》云：“治崩次第，初用止血以塞其流，中用凉血以澄其源，末用补血以还其旧”。惟傅氏治疗血崩不拘泥古方成药，善立新意而创新方，且每配一二味效验之品即起沉痾。其治法特点，是在澄源固本的基础上达到塞流（止血）之目的，既从脾胃着手，又强调益肾之重要。惟该书未立中医特有之舌诊、脉诊，似又为不足之处。总之，学习傅氏血崩辨证施治的规律以及制方用药的特点，对指导临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纪念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逝世 1701 周年暨学术

交流会在兰州举行

由甘肃省卫生厅、甘肃省针灸委员会召开的“纪念皇甫谧逝世1701周年暨学术交流会”于1983年9月1~6日在兰州举行。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针灸界的专家、学者，从事针灸科研、教学、临床的代表共120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和学术交流。

代表们怀着敬仰的心情，缅怀了皇甫谧对中国针灸学做出的巨大贡献，发表了对皇甫谧祖籍、生平及其博学广识的考证和见解，探讨了皇甫谧针灸学说的

渊源及其继承和发展的的问题，展示了在针灸科研、教学、临床等各方面多年来取得的成果和经验。会议还商讨了今后进一步开展针灸学术协作交流和发展的问题。特别是对今后如何继承皇甫谧学说，发展针灸专科教育事业，有效地解决针灸队伍后继乏人乏术的问题，提出了积极有益的建议和意见。这次纪念活动是全国针灸界的一件大事，对针灸事业的发展，将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。

(张 选)